

负暄

植根大地的历史 小记寄畅园

| 庐外 文 |

无锡园林以巧借天然、融合山水见长，而寄畅园更是名园之首，名实相副，名不虚传！于我而言，寄畅之美，四季各擅。冬天的寄畅园，美在简约透彻，顶好是雪后初霁，寒水映照，浑似一幅水墨图卷。春天的寄畅园，美在蓬勃生发，镜池蜡梅香，梅亭花渐满，木瓜海棠高举，菊花桃低就，洁白的溲疏、粉团、聚八仙堆拥在水岸边，横斜的枫杨、耸立的朴树换上一身新装，它们不必在同一天来到，它们或许在同一天相遇，它们都是这园舞曲中的演员。夏天的寄畅园，美在碧玉妆成，用层层叠叠的绿、用浓淡分明的绿、用遮天蔽日的绿，将十五亩天地裹成一颗绿宝石。

而世人多爱秋园之美，在阴雨晴云中体验流光溢彩、斑斓多姿。而依我看，色彩之美原不独秋季，但秋季的色彩美在分明、变幻，美在瞬间与易逝。秋园之色，不同于冬天，它是绚烂的；不同于春天，它是浓厚的；不同于夏天，它是丰富而渐变的。这些色彩涂抹在树上，映照在水间，呈现在清朗乾坤。

今年的秋天特别干、也特别暖，到了11月下旬依旧有二十来摄氏度的气温，实属少见。从气象学意义上讲，本埠自10月5日入秋，至11月25日入冬，今年的秋天不过52天！不过，寄畅园里的秋天却远不止52天，从凤谷行窝的桂花飘香开始，鹤步滩的海州常山花落果满，先月榭的枫香慢慢橙红，含贞斋的银杏渐渐金黄，到今日七星桥的三角枫终于红透，锦汇漪上绚丽多彩，这园中的秋天还在最璀璨磅礴的章节！

色彩之美，固然有映在水中的天光云影，有分布错落的粉墙黛瓦，但更多的来自于满院遍布的草木，尤其是那一棵棵高耸挺拔的大树。四季有痕，都挂在那枝头枝梢，而秋天正是它最奔放的演示。要是没有了树木，不仅色彩为之暗淡，而且园子也就成了废墟。如果说寄畅园有生命，那么它的命根就是树木。枝头不仅悬挂着园中四季，也昭示着名园由来。不妨让我们先回溯一下名园历史：

秦金正德年间购惠山寺僧房营建别墅，嘉靖六年（公元1527年）罢官后改筑凤谷行窝。如果从凤谷行窝算起，寄畅园有约490年的历史。

而一传秦梁，再传秦耀，秦耀于万历二十一年春至二十七年夏，历六载而构成寄

畅园，作《二十咏》，绘《五十图》。如果由万历二十一年（公元1593年）算起，寄畅园有426年历史。

四百多年间，园子屡有兴废，但园址基本不变。清顺治末康熙初，秦德藻、秦松龄父子延请名师改筑，掇山理水，疏泉叠石，园景益胜，距今350多年。

从康熙二十三年到乾隆四十九年（1684—1784年），距今335至235年的整整一百年间两帝南巡，各七次幸园，是为寄畅园的鼎盛期。其间在雍正初，秦道然犯事，园被没官，并割出西南角建无锡县贞节祠。乾隆二年（1737年），探花秦蕙田蒙恩，园被发还，秦瑞熙照旧营构，独立鼎新，保存古园，距今280多年。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改为祠园，园中嘉树堂成为双孝祠，供奉先人，对寄畅园后期的长存起到决定性作用。

咸丰、同治间，太平天国多次兵燹给了寄畅园毁灭性打击，园中建筑除双孝祠、凌虚阁外全毁，滋长百年名木也几乎殆尽。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族人集资稍作补葺，距今130多年。

1926年，秦亮工量力修复，已近百年。抗战时日寇炸弹曾落入园内，多有毁坏。尔后时局动荡，兼因管理无力，名园沦落。

1952年秦氏将寄畅园捐献国家，1954年冬全面整修，疏浚泉流，又将原贞节祠纳入园中。1980年起整顿园景，陆续重修九狮台，重建嘉树堂、梅亭、邻梵阁等。1999年起发掘园南湮没已久的卧云堂、凌虚阁等建筑遗址，恢复景观。2000年9月30日，寄畅园修复工程竣工，基本恢复了盛时风貌。弹指已近二十年。

寄畅园当然是有生命的！它的生命不仅写在故纸堆里，更是写在园中草木上。草木作为惟一活着的基础设施，虽不能开口雄辩，但它们忠实地记载着历史细节。因此，园子的生命史与其说是在故纸堆梳爬出来，不如说就在那一棵棵历尽风霜的古树名木上演替着。虽然园林兴废，草木遭殃，五百年来园里不知更新了几多名木奇花，但总赖苍天有眼、大地有情，这园中四处可寻得苍劲老树。据2013年版无锡市古树名木目录，寄畅园存15棵百年以上名木。笔者按图索骥，寻访多次，可对表的古树现为14棵。

知鱼槛北、清响月洞内侧南，有香樟1棵，约430岁；

东大门北侧、涵碧亭东，有香樟1棵，约430岁；凌虚阁西、水池东，有香樟1棵，约430岁。这一时间，恰与秦耀构园的时间点契合，如果香樟不弄虚作假，那么四百多年园址不动便是可信的。

御碑亭西，有香樟1棵，约350岁；大石山房，有香樟1棵，约330岁；卧云堂东有香樟1棵，约330岁。这个时间段，正值康熙前中期，是秦德藻秦松龄增益景观、数次接驾的繁荣时分，树木可为证。

园中200—300岁的树付之阙如。这段时间正是寄畅园历史上就园设祠后，相对平静的时期。乾隆七幸就在1751至1784的三十三年里。

案墩假山的南部有榉树2棵，一约180岁，另一约190岁；八音涧入口有朴树1棵，约200岁；九狮上峰顶有朴树1棵，约160岁；锦汇漪北、七星桥头有香樟1棵，约170岁。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，惠山寺改建昭忠祠（祠内有150多岁老桂为证），破败毁坏的寄畅园是否有过修整，未见详细资料。光绪年间补葺、秦亮工修整的时段与树龄稍有差距。但零星增植树木或移植成年大树，亦属零星整修之可能措施，树木尤在，当为物证。

西入口凤谷行窝前有桂2棵、秉礼堂有女贞1棵，皆100多岁。此处自雍正时没官，至1954年复归园内，一直属县贞节祠，植桂树、女贞就可理解了。

如今园内引人注目的先月榭枫香、七星桥鸡爪槭、郁盘亭朴树、锦汇漪枫杨、鹤步滩紫薇、曲廊月桂、含贞斋银杏、凌虚阁红梅、秉礼堂蜡梅、介如峰凌霄、曲涧溲疏等，皆属新中国成立后历次修复中增益，数十年来蓬勃生长，已成名园嘉木。其身姿树色续写着历史传奇，讲述着色彩缤纷的四季故事。

园子建筑在山水间，它的历史沿革与风景样貌是在大地上呈现的、变化的、更生的！脱离了大地生境，它的历史是抽象的、冰冷的，是没有温度和情感的“木乃伊”。寄畅园是有生命的，是鲜活的，是具体的！它是惠山南麓大地上植根五百年的参天大树，树大根深，历久弥新！它是在大地上写就的衰亡兴盛、振衰起弊，它是建筑，是草木，更是脉脉深情。

当11月30日的小雨，轻轻叩开锦汇漪平静的水面，我在先月榭亲水平台边淋着雨，听见了自己的呼吸，还感觉到了它的心跳，微微有些澎湃。

偶忆

酱油汤与猪油拌饭

| 杨文集 文 |

我对酱油汤和猪油拌饭的喜欢，从来不是随便说说的。

这是两样土得掉渣的饭菜，像人裤腿上的泥巴一样不雅致，是的，怎么会有这么简单和随便的饭菜。水里放几滴酱油就是一道菜吗？用猪油搅拌米粒吃下去不会吊恶心吗？

当然不会，比白菜萝卜好很多啊，跟挨饿比起来是天堂。这是最令人畅快的朴素饭菜，是我静下来想一想都要掉眼泪的饭菜。那是我的童年。人肚子里缺少油水，浓油赤酱的东西便都是山珍海味了。

小时候，几乎每家的厨房碗柜里有那么一个杯子或者瓷碗，里面放着香喷喷的猪油，一碗光润、洁白的凝脂。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吃食多以自留地里种出来的蔬菜为主，一吃就是几样蔬菜吃一季。吃肉是件奢侈的事，虽然板油也不便宜，但是买来的板油至少可以熬很多的猪油，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。

如果一家老小，很久没有吃肉了，馋得实在不行，爸爸就会吩咐妈妈，舀一大坨猪油放在饭桌上，再做一个酱油汤，汤上漂些葱花，吃饭时，每个人碗里舀一小汤匙猪油拌在饭里，吃得那个香啊，心情也像那过节一样，幸福而满足。因为补充了点营养，这天晚上全家人都会美美地进入梦乡，说不定还能美美地做个好梦。

那时年岁不大的我总是犯馋，嚷嚷着要吃荤，拗不过我，妈妈特许我单独吃猪油酱油拌饭。不让多吃，说是酱油吃多了会皮肤黑。每每这时，总是雀跃不已，好似得到了个天大的赏赐。盛了满满的一碗饭，从妈妈珍藏的猪油里刮出那么一勺，靠着饭的温度，看着油慢慢地融化，仿佛还可以听见那油融化的“吱吱”声，一阵阵的猪油香开始往鼻子里钻，口水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往外跑了，然后再倒上些酱油，用最快的速度把三者搅拌均匀。这时，总是不急着往嘴里送饭，而是把碗凑到鼻子下边深吸口气，让那独特的香味占据整个大脑，然后开始大口大口地往嘴里送，往往是等到碗底朝天的时候，才惊觉，自己的整个头都快钻到碗里去了。当然吃的饭也要比平时多，总窃窃地以为，妈妈不让我多吃，一是因为舍不得那白白花花的猪油，二就是每每吃猪油拌饭吃得比平时多，浪费口粮。

上小学以后，冬天我的午餐往往就是这么一碗简朴的米饭。父母工作忙，那时的我中午放学自己就回家了，吃完饭还要赶回学校。用脖子上挂着的钥匙，打开家门，为了省事省时，其实是年龄太小不会做什么，就把饭锅里的米饭盛在碗里，用一小块猪油几滴酱油一搅拌，暖瓶里的开水冲一碗酱油汤，湿热的米饭，酱油汤的香味融合吸附，就算是美美的一餐。

前段时间我胃口不好不想吃饭，中午在路上看见别人吃饭突然站住了，那是个简陋的小家，平日卖些瓜果蔬菜，那天他们一家三口坐在塑料板凳上，围着一张破旧小木桌，兴高采烈地吃着，桌上只有一碗青菜豆腐和酱油汤，汤上浮几块猪油渣。但小小的孩子吃得津津有味，就像我小时候，一张寡淡的嘴的饕餮，仿佛天下的幸福全在他碗中。

回家后我心血来潮，用熬好的猪油做了一碗猪油拌饭，就只加了点酱油，我给儿子吃了一口，他说，这是什么饭？我怎么从没吃到过啊？然后我也来了一勺放到嘴里，没有小时候那么香，但我吃得开心，觉得小时候的魂魄突然飘移到了我身上，仿佛一切回到从前，仿佛突然有了食欲。

